公之平生亦非能輕千乘之國者故謂其讓桓謂其探惠公之邪志而成之皆非其實其及鍾巫之禍者以桓既長矣而隱猶據乎其位眷戀遲回羽父疑其有不反之心故請殺桓公以求太宰使隱公因是決以授桓猶不為晚乃曰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其眷戀不決如此故羽父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反譖公者謂公欲殺桓也其事情本末實如此乃若桓公大惡又何攝讓異評哉

僖二十三年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
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又何耶豈因時王不能以周
班序其常而伯者因得以己意進退之歟觀魯欲視
邾滕邾滕既嘗為列國而又為人私屬二邾皆自附
庸升而為子傳者以為數從齊桓請于天子命為諸
侯由是觀之當時諸小國爵秩或自貶或為時所升
降所以稱號無常春秋從其實而書之以志王章之
亂耳不可以一義求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賂故立華氏也以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杜氏曰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徐邈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　趙氏曰言宋

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内也　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　程子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謝氏曰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　愚按成字之義諸家之説恐杜氏為優葢春秋不過直書事實而美惡自見魯桓欲為宋馮華督定其國事而曰吾以平乎宋亂葢猶托於調息之名也春秋因而書之若作成遂之之成恐非直書事實而美惡形于言外之意以宋災故書法例之固亦不合也宋災故亦是書事實若成遂宋亂則是聖人加以此字矣

胡傳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舉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葢君踰月而後

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言速紀有功也　按此當移于十六年至自伐鄭之下特相會往来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来稱會成事也成會事　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四處至稱地者皆魯地故耳左氏不達内外異詞之例故云云

啖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此因時君告廟不告

程子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按桓為嬴之會乞婚於齊逆女豈無他卿而使翬往使之重自結也桓之翬宣之遂一也胡文定謂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失其節矣愚謂先王制禮以定分緣宜以制禮五等邦君一也以小而親迎大則否以邇而親迎遠

豈曰為過而鄭無一介之辭以自解謝遂抗王旅祝聃逆節加于王身天理滅矣人道絶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或者乃謂王視宋魯弑君而莫之討鄭伯不朝猶薄乎云爾而自將以攻之以此咎王謂不稱天者譏王失天討也嗚呼周室之衰典禮政刑顛倒錯紊春秋於歸賵來聘來求車求賻之類一書再書以見王之失道不啻明甚矣今鄭抗敗王師射王中肩為人理之大變人之所不忍言是猶有人焉為其僕

程子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矣　按寔州公名也程胡皆以為名公羊云寔來者猶曰是人來也穀梁云寔來是來也杜預云寔實也皆謬　州公之類大率國微不能自存春秋書以閔之見時無明王賢伯肆大侵小以至此耳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穀作郕

魯后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
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於歸稱季姜申父母之
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于王據
父母之家為文也公不獨行必有卿副卿不書舉重
略輕也　何氏曰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
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
母若逆婢妾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　范氏

副以至于伐戰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吁嚴矣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傳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

癸巳葬蔡桓侯

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諡為公（正禮諸侯皆合請王諡）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按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諡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諡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諡（蓋蔡季請王諡）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問書蔡桓侯胡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諡如何朱子曰此只是文誤

及宋人衛人伐邾